

藥學系賴嘉鎮老師介紹

◎文 / 賴嘉鎮



圖：賴嘉鎮老師（右四）與大學導生聚餐

從小在北部長大，在大學畢業之前，從來沒到過台南。還記得第一次看到成大校園裡古意盎然的舊城門，心裡默想著，該不會以後就要在台南生活了吧？漸漸地，我開始醬油要加糖，只吃南部粽，早餐肉燥意麵，可以接受蚵仔煎加豆芽菜，番茄切盤配醬油膏，閉著眼睛也能夠繞出錯綜複雜的圓環，有時還會脫口說出「不然膩」。我，真的在台南一待就是目前三分之一的人生，而且還要更久。

「我來自台南」，也許不是那麼道地，但這個城市已經成為我的一部分。

在收到醫訊的邀稿之後，我便開始思索要如何介紹自己。身為一個年輕無為的科學家、懵懂的菜鳥臨床工作者、以及熱血的教育新鮮人而言，感覺好像可以用很多的面向來聊聊自己，但又不知從何說起。於是詢問藥學系工作的資深助理兼好兄弟趙子揚先生該怎麼好好介紹自己？他回答：「放心，根本不會有人在乎你的」。

於是，我便開始放心了起來寫了這篇自介。

精神藥物與資料科學

在研究所念書的時候，我便對精神科特別感興趣。跟一般的身體疾病不一樣，心理的疾病會牽涉到許多行為與社會層面的問題，藥物效果與副作用的權衡更是一門藝術。在成大醫院病房實習的時候，我總是努力將病人的病史牢記在腦海中，然後試著對照著各種治療指引，只希望自己能在那時某刻某個因緣際會之下，能提出什麼有效的建議，能在醫療團隊之中發揮一點點功效。那些實習的日子回想起來很苦，卻也讓我在日後的學術工作奠下了基礎。

就在恩師高雅慧教授的指引之下，才知道照顧病人原來有很多種方式。利用科學方法將藥物效果作精確的計算，找出最佳的治療方法、擬定治療方針，有時候比直接照顧病人更有貢獻。於是，我便開始踏入了資料科學之路。這學術路上的我並不孤單，遇到了三位重要的老師：林素真、李中一與楊延光教授，分別傳授我作臨床研究所需要三大重要元素，方法學、統計學以及臨床醫學。同時我也遇到了我的研究好夥伴謝鎮陽醫師及蘇建州博士，整個研究生涯便開始有趣了起來。

很幸運地，我第一次的論文投稿就順利成功，發表在頂尖的精神科學期刊

Schizophrenia Bulletin，這份成就感也成為支持我接下來挑燈夜戰作研究的力。這幾年下來，除了抗精神藥物之外，我們也針對抗憂鬱劑、抗癲癇藥物、以及失智症藥物進行一系列分析，成果也都順利刊登在精神科學、神經內科、老年人科學、流行病學等各種分類的頂尖期刊上。雖然說發表並非我們研究的本意，但對我們來說是一種肯定與鼓勵，也是一種與世界各地專家學者溝通的方式。

從臨床研究轉戰方法學

2012年，我到了杜克大學展開了新的研究篇章。我的美國指導教授，是位日本人。承襲了日本東大醫科畢業的優秀基因與日本傳統非常嚴謹的研究態度，在她的指導之下，我從來沒有感受過美國那種悠閒作研究的風氣，我仍然是早出晚歸、披星戴月，我的研究型態也開始有些轉換。我開始去學一些數理統計、研究設計的課程，而論文發表也開始從純臨床議題的研究，開始加入一些方法學的概念與新方法的探索。我認為單一資料已經不足以完成一個好的臨床研究，有效結合不同深度的資料庫，才能有更精確的計算並符合臨床需求。建立一個有效的多資料庫研究方法與模式，所能影響的層次又更加廣而深，能發揮大數據與多資料庫有效性且及時性之優勢。除此之外，我們也致力於

發展更進階的「非連結式」多資料庫分析模式，從根本的分析方法上提升資料安全性，與相關資料保護規定相輔相成，保護病患隱私。

資料科學聯合國藍圖

除了多資料庫增加研究的深度之外，這幾年來我們也一直致力於建立國際合作與跨國研究分析模式來增加分析的廣度。在 2010 年，我開始加入一個國際研究組織 Asian Pharmacoepidemiology Network (AsPEN)，該組織主要提供一個研究平台讓有興趣的研究者可以發起或加入跨國研究。目前會員國包括臺灣、澳洲、日本、韓國、新加坡、泰國、香港、中國、沙烏地阿拉伯、印度、加拿大、美國、瑞典、丹麥等；共執行了 16 個有關藥物安全性的跨國研究，共有 11 篇研究發表至 BMJ、Epidemiology 等世界知名的臨床與公衛期刊。我從一開始只是幫忙處理一些文書工作，然後開始主持研究與相關會議，直到 2015 年變成 AsPEN 主席，至今準備卸任。從這些年作跨國研究的經驗與觀察，我認為臺灣具有許多發展藥物流行病學與藥物安全資訊的潛力，足以領導亞太地區，能建立一個有效且能常規性應用的跨國研究模式，可以強化藥物效益與安全評估系統。回到成大以後，我的學術生涯第一個多年期科技部計畫就是

以「資料科學聯合國」作為主題，整合各國的資料庫結構與編碼，以增進分析的效率與品質。同時也開發資料保護與各項整合技術，讓研究者能在維持病患隱私與資料安全的狀況下進行跨國研究。目前已經有些成果，心中的資料科學聯合國藍圖已慢慢展開。

如果人生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

從研究生開始在學術之路上打拼了好幾年，默默地累積了不少研究成果與相關期刊發表。在當學生的時候只需要專心做好研究工作，但從去年回歸成大變成老師之後，心境上卻有了巨大的改變，學術發表似乎不再是我的生活重心。尤其開始有了自己研究生與大學生後，看見了他們無限的青春活力，對於知識探索的渴望，還有努力不懈的學習態度，對自己也多了份使命感。我開始專心在教學課程品質的提升，從最熟悉的研究設計與生物統計著手做起，然後是臨床與實習課程，希望將相關聯的課程整合起來，使得學生不用再需要自己拼湊零碎的知識，讓整個學習更有條理、更加有趣。

我以前從來不會相信我會這樣回答，但現在如果有人問起，如果人生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絕對是把學生教好。